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二十編 第十六冊

《水經注》與晉宋地理文學文獻研究（上）

鮑遠航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十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16 冊

《水經注》與晉宋地理文學文獻研究（上）

鮑遠航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水經注》與晉宋地理文學文獻研究（上）／鮑遠航 著 -- 初  
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 104〕

目 4+256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十編；第 16 冊）

ISBN 978-986-404-097-1（精裝）

1. 水經注 2. 研究考訂

011.08

103027408

ISBN-978-986-404-097-1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二十編 第十六冊

ISBN：978-986-404-097-1

---

《水經注》與晉宋地理文學文獻研究（上）

---

作 者 鮑遠航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5 年 3 月

定 價 二十編 24 冊（精裝）台幣 4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水經注》與晉宋地理文學文獻研究（上）

鮑遠航 著

## 作者簡介

鮑遠航（1967－），男，河北承德人，文學博士，湖州師範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魏晉隋唐文學與歷史文化。在《北方論叢》、《湘潭大學學報》、《東南大學學報》、《長江學術》等刊物發表文史論文四十餘篇，2012年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水經注與魏晉南北朝地理文學文獻研究》。著有《唐詩說唐史》（中華書局，2008年），《唐詩話唐俗》（浙江科技出版社，2013年），《唐史可以這樣讀》（臺灣麥田出版社，2011年）等專著。

## 提 要

《水經注》是著名的古代地理暨文學經典，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和文學價值。本書主要從地理文學文獻的角度對《水經注》進行研究，並以此對中國山水散文的源頭作出探尋。

本文共分爲五章。

第一章，從《水經注》本身記載入手，結合史傳、家譜等文獻，對酈道元的家世、生平等做出更進一步的探討；並討論酈道元的正朔觀念、中國文化本位意識及以儒家爲主導的思想，以及其在北魏的政治活動情況。

第二章，對《水經注》所引用重要地理文學文獻作出考證，是本書重點內容之一。《水經注》徵引了大量文學性很強的地記文獻。本書對《水經注》所引用的二十種重要地記文獻和十種故事性雜史傳記文獻作出考證，搜集相關文獻，考證作者生平事迹、作品歷代著錄及其亡佚時代，並廣泛搜集類書、史注、地志等文獻材料以補輯佚文，以期對《水經注》文獻來源研究及古文獻之整理有所貢獻。

第三章，探討古代地記的景物描寫及其對中國山水散文產生的貢獻。重點考察漢末、東晉初、東晉後期和劉宋初的代表作品辛氏《三秦記》、羅含《湘中記》、袁山松《宜都記》及盛弘之《荊州記》，初步探討中國山水散文在古代地記作品中的形成和發展情況。

第四章，探討《水經注》中山水景物描寫的特點和成就。考察《水經注》的山水描寫和山水性格概括，及其寫景語言藝術與修辭手法，並比較《水經注》與以南朝山水筭記爲代表的南朝山水散文，考察其異同及原因。

第五章，考察《水經注》中的神話傳說、人物故事和戰爭故事以及《水經注》所引用的詩賦謠諺。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一般項目資助



# 目 次

上 冊	
前 言	1
第一章 酈道元生平思想補論	5
第一節 酈道元的家世和生平	5
一、酈道元的家世	5
二、酈道元的生平	11
三、酈道元撰著《水經注》年代考	15
第二節 酈道元與北魏政治	18
一、酈道元之從政	18
二、酈道元與李彪、李冲	20
三、酈道元與「酷吏」說	24
四、酈道元遇難原因考察	28
第三節 論酈道元的正朔觀念和民族意識	30
一、對酈道元的正朔觀念的不同看法	30
二、從《水經注》看酈道元對秦至西晉歷朝的 態度	31
三、酈道元以東晉爲正統	34
四、從《水經注》看酈道元對劉宋的同情	37
五、酈道元對孝文帝後北魏朝的認同	39
六、酈道元的中國文化本位意識	43

第四節 酈道元以儒家爲主導的思想	47
一、北魏以儒家爲主的思想氛圍對酈道元的影響	47
二、從《水經注》看酈道元對儒家思想的認同	53
三、酈道元《水經注》多記述孔子事跡	75
第五節 酈道元撰寫《水經注》的原因探尋	79
第二章 《水經注》所引文學性地記、史傳考	89
第一節 《水經注》暗引古代地記文獻考	90
一、漢末辛氏《三秦記》	91
二、東晉袁山松《宜都記》	92
三、南朝宋盛弘之《荊州記》	95
四、南朝宋郭緣生《述征記》	115
五、南朝宋雷次宗《豫章記》	117
六、南朝宋孔靈符《會稽記》	119
七、南朝宋劉道真《錢唐記》	122
八、南朝宋佚名《林邑記》	123
九、南朝宋鄭緝之《東陽記》	124
十、南朝宋王韶之《始興記》	125
第二節 《水經注》所引文學性地記考	127
一、漢末辛氏《三秦記》考	127
二、東晉羅含《湘中記》考	132
三、東晉袁山松《宜都記》考	139
四、南朝宋盛弘之《荊州記》考	144
五、晉末戴延之《西征記》考	150
六、南朝宋郭緣生《述征記》考	163
七、東晉庾仲雍《湘州記》考	180
八、東晉伏滔《北征記》考	183
九、東晉王隱《晉書地道記》考	189
十、《晉太康地記》考	193
十一、東晉庾仲雍《漢水記》考	197
十二、南朝宋段國《沙州記》考	199
十三、南朝宋劉道真《錢唐記》考	200

十四、南朝宋佚名《林邑記》考	203
十五、南朝宋鄭緝之《東陽記》考	206
十六、南朝宋王韶之《始興記》考	209
十七、南朝宋鄧德明《南康記》考	212
十八、南朝宋雷次宗《豫章記》考	215
十九、南朝宋孔靈符《會稽記》考	220
二十、南朝齊劉澄之《永初記》考	224
第三節 《水經注》所引故事性雜史傳記考	227
一、漢代《漢武帝故事》考	227
二、漢代《玄中記》考	231
三、漢代《列士傳》考	234
四、魏王粲《英雄記》考	237
五、魏晉《列異傳》考	240
六、魏周斐《汝南先賢傳》考	245
七、晉《文士傳》考	249
八、晉盧綝《四王起事》考	251
九、晉盧綝《晉八王故事》考	252
十、晉《長沙耆舊傳》考	254
下 冊	
第三章 《水經注》以前古代地記的景物描寫及其 對山水散文的貢獻	257
一、漢末辛氏《三秦記》	257
二、東晉羅含《湘中記》	259
三、東晉袁山松《宜都記》	261
四、劉宋盛弘之《荊州記》	266
第四章 《水經注》的山水景物描寫	275
第一節 《水經注》山水景物描寫的特點	275
一、極富個性的山水形貌刻畫	276
二、境界各異的山水性格概括	280
三、歷史人文內容的豐富蘊涵	283
四、深婉情致的表露和滲入	287
第二節 《水經注》寫景的語言藝術與修辭手法	290

一、峭麗峻潔的寫景語言	290
二、多種修辭手法的運用	297
第三節 《水經注》與南朝山水散文之比較	308
一、新山水觀的趨同	308
二、藝術表現手段的相似	312
三、創作手法的差異	317
四、文學繼承上的不同側重	322
第五章 《水經注》中的傳說故事和詩賦謠諺	325
第一節 《水經注》中的神話傳說	325
一、具有道教文化色彩的神仙故事	325
二、具有佛教意味的精變故事和幻化故事	330
三、受讖緯經學影響的預言故事	332
四、生動形象的地理傳說和風俗故事	334
五、《水經注》傳說所含的宗教傾向與酈道元的思想	338
六、《水經注》神話傳說對後世傳奇小說的影響	340
第二節 《水經注》中的人物故事和戰爭故事分析	342
一、《水經注》中的帝王故事	342
二、《水經注》中的官吏故事	345
三、《水經注》中節操之士的故事	348
四、《水經注》中的隱士故事	352
五、《水經注》中的文人故事和武士故事	354
六、《水經注》中的戰爭故事	355
第三節 《水經注》所引用的詩賦謠諺	359
一、《水經注》所引用的詩和賦	359
二、《水經注》中記載的歌謠和諺語	365
附錄一 《水經注》所用東晉與南朝年號	371
附錄二 本書所考文學性文獻在《水經注》中的引用情況	379
附錄三 《水經注》所引重要文獻《說郢》輯本佚文出處補	407
主要參考文獻	427

# 前 言

《水經》是中國古代地理專著，歷世既久，作者今已無考，清儒考證其為三國魏時人所作〔註1〕。魏晉以來，注《水經》者有兩家：晉郭璞注三卷，北魏酈道元注四十卷。郭注佚失，酈注獨存。

《水經》「追法《貢》體，錄為新經，羅並四際，總勒一典，凡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註2〕。迨於後魏，酈道元作《水經注》，尋圖訪跡，窮源竟委，所引支流一千二百五十餘條，「鈎探群書，弘鋪抒述，新益見聞」〔註3〕，使數千年往跡故瀆、郡縣沿革更加詳明。《水經注》包孕甚廣，除了地理學外，其內容還涉及歷史學、金石學、方言學、軍事學、文學等眾多學科。明清以後，對酈道元及其《水經注》的研究遂成專學。

前人在酈學的研究中，於《水經注》的校勘考據方面用力最專。金代蔡珪有《補正水經》三卷，對《水經注》有所補正，已亡佚，僅見於元人序跋。明朱謀瑋《水經注箋》在分清經注、改錯補漏等方面多有貢獻。清初有何焯《何焯校本水經注》、沈丙巽《水經注集釋訂訛》等。至乾隆間，酈學大盛，以全祖望《七校水經注》、趙一清《水經注釋》和戴震的殿本《水經注》最為著名，但也因此開始了酈學界戴趙相襲的論戰。有許多知名學者，如段玉裁、

〔註1〕《唐六典》始稱漢桑欽作，宋鄭樵《通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等亦主此說。石晉劉昫《舊唐書·經籍志》始稱晉郭璞撰，宋王應麟《困學記聞》、金蔡珪《補正水經》等亦主此說。清儒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證非郭氏作；胡渭《禹貢錙指》證非桑氏作；其後戴震、趙一清、全祖望、楊守敬考為三國時人所作，下不逮晉。

〔註2〕明黃省曾《水經序》語。

〔註3〕明李長庚《水經注箋序》語。

魏源、楊守敬、王國維、胡適等，都介入了這場論戰。其中魏源、楊守敬、王國維等持戴襲趙說，段玉裁、胡適等則持相反的看法。另外一些學者如王先謙、陳橋驛等則以為斯無關《水經注》研究大局，故可存而不論。胡適遺稿《〈水經注〉校本的研究》和王國維以朱本《水經注箋》為底本並與諸名本對勘而成的《水經注校》是此期實績。建國後，鍾鳳年、段熙仲、陳橋驛等，繼續從事《水經注》的版本研究，並取得了較大的成就。

地理學研究是傳統考據學發展的特殊種類，其不同於通常的文獻考據之處是以實地考察和地圖繪製為基礎。清初黃宗羲撰《今水經》，指出《水經注》南方河流記載的一些錯誤，是從地理學角度研究《水經注》的開始。顧炎武、顧祖禹、胡渭、閻若璩、陳運溶等清代學者也非常重視《水經注》在地理學上的作用。清末楊守敬和其門人熊會貞則最後完成了《水經注疏》初稿和《水經注圖》的編繪，使得《水經注》的地理學研究漸趨成熟。由於《水經注》具有豐富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內容，建國以來，按地理學方向進行研究的學者，如陳橋驛、史念海、陳吉餘、吳壯達、曹爾琴等，隊伍最為壯大，成果也最為顯著。特別是陳橋驛先生，潛志研究《水經注》數十年，陸續出版了《水經注研究》（1985）、《酈道元與水經注》、《水經注研究二集》（1987）、《酈學新論》（1992）、《酈道元評傳》（1994）等專著，在《水經注》的地理學研究、地名學研究、版本研究這三個方面都有較為詳細的闡述，顯示了其在歷史地理學方面的深厚功力。

「酈氏為書之旨，在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註4〕，《水經注》往往掇拾遺聞，參稽古跡，使得傳說故實，駢列於書；又兼其敘山水奇勝，觀察細緻，繪形傳神，用語峻潔，文采絢爛，以致有寫山記水的「太上」之譽〔註5〕。凡此，都說明《水經注》具有很大的文獻價值和文學價值。

晚唐陸龜蒙、宋蘇軾都曾有吟詠《水經注》的詩句〔註6〕，已從文學角度欣賞《水經注》。明代學者朱之臣選編《水經注》詞章出色者而成《水經注刪》一書。楊慎也曾打算摘錄《水經注》文筆佳處為一編以供吟賞〔註7〕。至明萬

〔註4〕清王先謙校《水經注》自序。

〔註5〕明張岱《跋寓山注》：「古人記山水，太上酈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時則袁中郎。」

〔註6〕陸龜蒙《和襲美寄懷南陽潤卿》：「高抱相逢各絕塵，水經山疏不離身。」蘇軾《寄周安孺茶詩》：「嗟我樂何深，水經亦屢讀。」

〔註7〕楊慎《丹鉛總錄》：「《水經注》所載多他書傳未有者，其敘山水奇勝，文藻駢

曆間，「竟陵派」詩文領袖鍾惺、譚元春尤其看重《水經注》的優美辭藻和寫作技巧。現北京圖書館藏有明崇禎二年刊本鍾、譚評點本《水經注》。這表明，明代學者已經對《水經注》的文學性內容有所重視。

但是，學者們更為專注的還是《水經注》的學術價值尤其是地理學價值，而忽視對其文學性的深入探討。如趙一清就說：「若乃絺章繪句，躡影希聲，規索枕中之秘，竊侈談柄之助，風斯愈下，吾無取焉」〔註8〕。他批評楊慎：「若夫癩祭之徒，取為詩賦材料之用。至比之《玉壺冰》、《臥遊錄》雕蟲小技，烏足數哉？不知其有功於神禹之故跡，而為來學之津梁」〔註9〕。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二十世紀以來，人們對《水經注》的文學價值不夠重視。有關《水經注》文學性研究的論文並不多見，而且，主要集中於八十年代前，大多簡要說明其於山水景物描寫對於後代遊記文學的貢獻，這其中又以論《水經注·江水注》中的《三峽》一段的文學描寫者居多。除了幾種側重文學性的輯本和選本注釋如范文瀾《水經注寫景文鈔》、鄭德坤《水經注故事鈔》、譚家健、李知文《水經注選注》等外，幾乎沒有專門研究《水經注》文學性的論著。而且，對於《水經注》這樣一部「集六朝地志之大成」，徵引大量文獻的精博之作，在文獻學研究方面也缺乏細緻的探討。陳橋驛《水經注·文獻錄》統計，《水經注》中引錄六朝及以前的文獻共479種，並把這些文獻分為地理、歷史、人物、圖籍等十八類，每種文獻都收集資料作了敘錄。筆者發現，儘管陳橋驛的統計是目前學界統計《水經注》文獻最全者〔註10〕，但仍有遺漏，且其敘錄文獻亦頗簡略，大多為十幾字至幾十字，非所詳究，所以也存在繼續開掘的餘地。

鑒於以上研究狀況，本書擬對《水經注》在文獻學文學方面進行研究。

---

麗，比之宋人《臥遊錄》、今之《玉壺冰》，豈不天淵？予嘗欲抄出其山水佳勝為一帙，以洗宋人《臥遊錄》之陋，未暇也。」

〔註8〕清趙一清《水經注釋自序》。

〔註9〕清趙一清《書楊慎〈水經序〉後》。

〔註10〕明黃省曾校本《水經注》卷首列為164種，王國維校明刊本（1984）卷首列169種，馬念祖《水經注等八種古籍引用書目彙編》（1960）列375種，鄭德坤《水經注引得》（1934）列437種。見陳橋驛《酈道元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4月版，第111頁。



# 第一章 酈道元生平思想補論

關於酈道元的生平和思想的研究，以陳橋驛的《酈道元評傳》最爲系統。《評傳》把酈道元及其《水經注》放在四世紀初期到六世紀後期中國境內「地理大交流」〔註1〕的大環境中加以論證，指出酈道元無疑是當時最傑出的地理學家。《評傳》和陳氏的另外一篇文章《愛國主義者酈道元與愛國主義著作〈水經注〉》，還就《水經注》所表現的酈道元愛國主義精神及高尚情操作了探討。陳氏《評傳》和文章，爲酈道元及其《水經注》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是目前關於酈道元生平和思想研究的權威性作品。

但筆者認爲，在酈道元生平和思想方面，還可以在陳氏《評傳》的基礎上作出更進一步的挖掘。本章從陳氏《評傳》所未言及的一些方面，如酈道元的正朔觀念和漢民族本位意識、酈道元在北魏政治鬥爭中所屬派別、酈道元以儒家爲主導的思想等，以及陳氏《評傳》所言不夠具體深入的一些方面，如酈道元撰著《水經注》的時間、原因等，作出補充論述探討。

## 第一節 酈道元的家世和生平

### 一、酈道元的家世

酈道元的先祖可以追溯至漢初的酈食其和酈商。

---

〔註1〕「地理大交流」係陳橋驛提出，指從四世紀初期到六世紀後期之間，中國社會的大混亂，牽涉到廣大集團的人群在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上的深刻變異。見陳橋驛《酈道元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頁。

酈食其和酈商都是輔佐漢高祖開國的功臣。按《史記》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酈食其和酈商在定三秦之前就追隨劉邦。酈食其助沛公襲陳留，得秦積粟，受封廣野君。酈商是酈食其之弟，在《高帝功臣表》「十八侯」位次中名列第六位。

《水經注》卷十六《穀水》「又東過河南縣北，東南入於洛」注：

陽渠水又東流，經漢廣野君酈食其廟南，廟在北山上，成公綏所謂「偃師西山」也。山上舊基尚存，廟宇東向，門有兩石人對倚，北石人胸前銘云「門亭長」。石人西有二石闕，雖經頽毀，猶高丈餘。闕西，即廟故基也。基前有碑，文字剝缺，不復可識，子安仰澄芬於萬古，贊清徽於廟像，文字厥集矣。

又卷二十四《睢水》「睢水出梁郡鄆縣」注：

蘇林曰：高陽者，陳留北縣也。按在留，故鄉聚名也。有漢廣野君廟碑，延熹六年十二月，雍丘令董生，仰餘徽於千載，遵茂美於絕代，命縣人長照爲文，用章不朽之德。其略云：「輟洗分餐，諮謀帝猷，陳鄭有涿鹿之功，海岱無牧野之戰，大康華夏，綏靜黎物，生民以來，功盛莫崇。」今故宇無聞，而單碑介立矣。《陳留風俗傳》曰：酈氏居於高陽，沛公攻陳留縣，酈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酈峻，字文山，官至公府掾。大將軍商有功，食邑於涿，故自陳留徙涿。

又卷十二《巨馬河》「又東南過容城縣北」注：

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於迺縣東，東南流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翼茲水，支流津通，纏絡墟園，匪直田漁之贍可懷，信爲遊神之勝處也。其水東南流，又名之爲酈亭溝。

從上引《水經注》三段記述，可以推知：

第一，漢初的酈食其和酈商是酈道元的先祖。酈道元在《水經注》中兩次述及漢廣野君酈食其廟碑，並全文著錄碑文，蓋慎終追遠之意也。《水經注》還交代了樹碑時間是東漢桓帝延熹六年（163）十二月及樹碑人姓名，以誌不謬。

第二，秦時酈氏居陳留郡北縣高陽（今河南開封縣東南），漢立，酈商因「有功食邑於涿，故自陳留徙涿（今河北涿縣）」。至酈道元六世祖爲樂浪府

君者，始自涿之先賢鄉，移至酈亭溝水北岸定居。

酈道元是酈範之長子，故鄉正是涿。《魏書》卷四十二《酈範傳》，「酈範，字世則，小名記祖，范陽涿鹿人。」《北史》卷二十七同。但按《魏書》卷一百六上《地形志》，范陽郡領七縣，有涿縣，並無涿鹿縣。又《魏書》記盧玄、盧同、盧景裕、盧觀諸人籍貫，均作「范陽涿人」，而不作「范陽涿鹿人」。看來，《魏書》、《北史》將酈範、酈道元籍貫作「涿鹿」，乃是筆誤。酈道元籍貫應作「涿」。酈氏與北魏高門四姓之一的范陽盧氏籍貫相同，均是范陽涿人（今河北涿縣）〔註2〕。

因此，酈道元當為酈商之後人。酈商以涿縣和曲周縣為封邑。

《水經注》卷十《濁漳水》「又東北過曲周縣東」注：

余按《史記》，大將軍酈商，以高祖六年封曲周縣為侯國。

北京圖書館方志家譜閱覽室藏有《浣江酈氏宗譜》。其書始輯於宋，民國戊子年（1948）續輯整理。其第五十三本《制誥》錄有漢高祖《詔封酈商曲周侯》文：

皇帝詔曰：夫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報。咨爾酈商，從朕起兵，滅秦誅項，歷有功勞……已封爾為右丞相，賜爵涿侯，與諸族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今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

可知酈商先被封於涿，定居於彼，而後又加封曲周，故今《涿縣志》、《曲周縣志》之鄉賢志皆列有酈商。酈商之子為酈寄，《水經注》卷十《濁漳水》記載他曾參與平定七國之亂。景帝中二年，酈寄因故奪侯〔註3〕。

西晉末，衣冠之族多有南渡者，但酈氏家族安於故土，並未遷徙。當時留居中原故土的宗族多以塢壁亭障自保。在兩晉之際的中原地區，由原晉朝官吏或中原土豪出面結成的塢壁亭障隨處可見，僅伊洛地區，大的塢壁亭障

〔註2〕《嘉慶重修一統志》第2226冊卷六《順天府建置沿革》之《涿州》條：「秦上谷郡地。漢高帝置涿縣，並置涿郡，屬幽州。後漢因之。三國魏黃初中，改曰范陽郡。晉為范陽國。後魏仍為范陽郡，齊周因之。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以縣屬涿郡。唐武德初屬幽州，七年改縣曰范陽，大曆四年析置涿州，屬河北道。五代晉天福初入遼，仍曰涿州，置永泰軍屬析津府。宋宣和四年賜名涿水郡，升威行軍節度。金仍曰涿州，屬中都路。元太宗八年升涿州路，中統四年復為涿州，屬大都路。明洪武初以州治范陽縣省入屬順天府，本朝因之。」是知北魏涿縣屬范陽，是郡治所在。從大曆四年「析置涿州」以至明、清，均為涿州，即今河北涿縣。

〔註3〕《史記》卷九十五《樊酈滕灌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663頁。